

论《赵氏孤儿》杂剧的南戏改编

吴敢

作者赐稿

—

著名的“赵氏孤儿”故事经过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载录，到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业已基本形成。最早把“赵氏孤儿”题材创作作为戏曲的是元初的纪君祥，他的被誉为元人四大悲剧之一的《赵氏孤儿》杂剧，奠定了这一源远流长、传唱不衰的传统剧目的厚实的基础。纪剧之后，出现了这一剧目的众多的戏曲改编本。本文拟专论《赵氏孤儿》杂剧的南戏改编。

大约与纪君祥创作《赵氏孤儿》杂剧的同时，宋元无名氏曾以同一题材创作了戏文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。

最早提到这本戏文的是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之一的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。据钱南扬先生考见，《错立身》出于宋人之手，作于“金亡之后，宋亡之前这段时间之内”（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·前言》），依此，则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最迟也当作于宋元间，所以徐渭《南词叙录》称为“宋元旧篇”。《错立身》第五出[排歌]到[鹊踏枝]四支曲共举宋金元戏文二十九本，因为曲体的限制，半数以上均未用其剧名全称。但《永乐大典》既称为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，今依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例，当把它定为此剧全称^①。《远山堂曲品》著录《八义记》时说：“传赵武事者有《报冤记》……”，可为一证。

沈璟《南九宫谱》卷四[正宫·刷子序]：

书生负心：叔文玩月，谋害兰英；张叶身荣，将贫女顿忘初恩。无情：李勉把韩妻鞭死；王魁负倡女亡身。叹古今，欢喜冤家，继着莺燕争春。

君听：前朝太师，东窗事犯，谋害忠臣；赵氏孤儿，恩仇是岸贾公孙。风情：贾充宅偷香韩寿；宁王府磨勒通神。叹古今，墙头马上，继着月夜闻箏。

[刷子序]散曲标题既云“集古传奇名”，所录当即此本戏文。而散曲中所集十剧，提示的均其纲领。所谓“恩仇是岸贾公孙”，也必当为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的主要情节。这一点，李开先《词谑》里的一则资料也可证明：

颜容，字可观，镇江丹徒人……尝与众扮演《赵氏孤儿》戏文，容为公孙杵臼，见听者无戚容，归即左手捋须，右手打其两颊尽赤，取一穿衣镜，抱一木雕孤儿，说一番，唱一番，哭一番，其孤苦感怆，真有可怜之色，难已之情。异日复为此戏，千百人哭皆失声。归，又至镜前，含笑深揖曰：“颜容，真可观矣！”

所谓“《赵氏孤儿》戏文”，即系指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。（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无此情节，详后）引文中杵臼一色，前“听者无戚容”，后“千百人哭皆出声”，成败牵动全局，一定是主要人物。又今传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第40出“北邙会猎”最后，有四句下场诗：“毒不毒屠相岸贾，忠不忠触槐 猊，义逢义公孙杵臼，冤报冤赵氏孤儿”，这四句诗与本出内容毫不相干，应是误录在内的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的题目，所以《赵氏孤儿记》第一出副末的下场诗，也是这四句。依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》例，这四句应在全剧之首，作为总一故事的纲要。据此，宋元旧篇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是一本敷

演以公孙杵臼和屠岸贾为主要对立面，旁溢以 猯等人，围绕赵氏孤儿而斗争的戏文。

除此之外，《北词广正谱·附南戏北词正谬》录有“南赵氏孤儿”的一曲[正宫·混江龙]：

游人如蚁，迎头扑面闹如飞。这都是富豪家子弟，簇拥着宝马香车，难道倩人扶上马，一任的爱月夜眠迟。楼头住鼓，画角停吹，金吾不禁，来往争驰，都道是五谷丰和岁稔无边事，皆则是那皇朝有道与民同乐太平时。

原注云：“末句单句开琵琶双句之渐”。《琵琶记》作于元末，李玉所署“南赵氏孤儿”当然要更早一些，且世德堂刊本并无此曲，或即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的佚曲。此外不复可见。原本既不可得，其与纪剧和世德堂刊本的关系也就不能确知。只不过约略推测它与纪剧较为接近而与世德堂刊本相去甚远罢了^②。有一点倒是值得一提，宋元南戏有此旧篇，正与两宋对赵氏孤儿故事的播扬有关。如果说纪剧全力表现忍辱负重的程婴，而戏文则着意塑造刚烈不屈的公孙杵臼，这正是金地已经沦陷，而南宋尚在抗战的时代精神的一个曲折的反映。

那么，今传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是一个什么样的本子？是剧直至第22出，公孙杵臼方才出场，只是自报家门；第24出他再度登台，也不过是个陪衬角色；第31出才稍见杵臼形象；到第33出“公孙死难”，便匆匆下台。况且短短四出戏，还不全为公孙杵臼而设，这显与前文所录李开先的记载和[刷子序]的提要异趣。又四出中无论哪一出，都没有杵臼手抱孤儿“说一番，唱一番，哭一番”的关目。显然，世德堂刊本并不是“宋元旧篇”的那个本子。

明末清初钮少雅、徐于室在他们合撰的《汇纂〈元谱〉南曲九宫正始》的“臆论·精选”中说：“词曲始于大元，兹选俱集天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数套，原文古调以为章程，故宁质毋文，间有不足，则取明初者一二以补之。”其所著录的《赵氏孤儿记》，虽未注明辑自《元谱》，但入选曲数占全部入选二百种戏的第五位，份量如此，不可归入“间有不足，则取明初者一二”之中，而显然应是天历至正间的作品。所以《九宫正始》于“赵氏孤儿”名下注谓“元传奇”。吕天成《曲品》：“孤儿，事佳，搬演亦可。但其词太质，每欲如杀狗校正之，而棘于手，姑存其古色而已。即以赵武为岸贾子，正是戏局。”天成万历间人，既云“旧传奇”，又与《杀狗记》并称，且其词古质，所著录的当就是这个天历至正间的《赵氏孤儿》。《九宫正始》选有天历至正本《赵氏孤儿》五十三曲，其中合于世德堂刊本者三十八曲，同于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八义记》者十曲，两本均非者五曲。而合于世德堂刊本的三十八曲，分布于世德堂刊本的二十六出之中，包括朔收周坚、赵盾劝农、翳桑救辄、张维讽谏、遣行刺、猯触槐、赵府占梦、犬扑宣子、灵辄负盾、赵氏族灭、报产孤儿、盗孤盘孤、搜孤救孤、山神点化、阴陵思忆、赵朔返都、阴陵聚会、幽魂索命、指说冤枉、孤儿报冤等主要情节。因此，天历至正本虽已散佚，其面貌据世德堂刊本尚大致可窥。但天历至正本《赵氏孤儿》后来又经过明初人的改窜，这只要看一看世德堂刊本的体例便可明了。世德堂刊本分卷分出，标出出目，题目移到家门的最后，成为副末的下场诗，这些都是明改本的常例。

南戏《赵氏孤儿记》与纪剧所敷演的故事既属同一题材，其基本情节相同，原是可能之事；然世德堂刊本因袭纪剧关目之处颇多，遍及全剧，而且这些关

目都是纪君祥首创，并非史实固有的。晋灵公剧中不出场，一也。赵盾、屠岸贾文武不和（南戏第7、13出，以下仅注出序），二也。屠岸贾遣用蔡（14、15、16、18），三也。灵辄巧遇盾危（19），四也。杵臼弃职归农（22），五也。婴投杵臼（22），六也。程婴盗孤（28），七也。韩厥“本为忠良门下客，今为奸佞牙爪人”，守门盘孤，三番两次纵孤复索，最后自刎明志（28），八也，程婴以己子代孤（28、30、31、33），九也。屠岸贾欲杀全国同庚儿（29），十也。程婴、杵臼共谋，以岁数不以难易分责，甚至计谋已定，程婴尚疑杵臼攀指（31），十一也。程婴首孤，杵臼死节，乃至杵臼受刑一时语漏（32、33），十二也。屠岸贾认孤儿为义子（33），十三也。孤儿报仇之时灵公已亡（37），十四也。孤儿观画，程婴指说冤枉，甚或婴示烦恼之容以引孤儿问询（43），十五也。孤儿亲手擒杀屠岸贾报冤（44），十六也。等等。且南戏的不少宾白由纪剧演化而来，就是一些曲词，也显带母胎的痕迹。如纪剧第二折杵臼唱[牧羊关]：

这孩儿未生时绝了亲戚，怀着时灭了祖宗，便长成也则是少吉多凶。他父亲斩首在云阳，他娘呵囚在禁中。那里是有血腥的白衣相，则是个无恩念的黑头虫。你道他是个报父母的真男子，我道来则是个妨爷娘的小孽种。

南戏第31出，杵臼分唱[红衲袄]：

他生时年月凶……未离娘怀，且把亲爹送；才离娘怀，娘囚冷宫；公公不见容，家私一旦空，他是亡国败家小业种。

两曲极为接近。又杵臼受刑，昏迷中差点供出程婴的一段唱词，两剧也很为相似。

极为明显，天历至正本《赵氏孤儿》是元无名氏改编纪剧而又兼蒙戏文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影响的南戏；今传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就是天历至正本的明初整理本。^③

南戏《赵氏孤儿记》是怎样改编纪剧的呢？首先，铺演整个故事。赵氏孤儿故事以灵公嗣位，长成不君，赵盾极谏，君臣不和，赵盾被逼出逃，其弟赵穿弑君为前半部；以赵氏族灭，赵朔托孤，程婴、杵臼救孤，孤儿成立，韩厥复孤，屠岸贾灭门为后半部。南戏四十四出，其与纪剧一楔五折对应关系为：以第2—23出对楔子，以第25—28出对第一折，以第22、24、29—31出对第二折，以第32—35出对第三折，以第36—43出对第四折，以第44出对第五折。纪剧以短短一个楔子介绍故事前半部，点明背景，揭示头绪，引爆气氛，拉开序幕；而以整整五折戏搬演故事后半部，设计了韩厥盘孤自刎、杵臼殉孤尽义、程婴诲孤说画三场重头戏，着力制造波澜，束紧剧情，塑造英雄，缝合全剧。南戏则平分场次，纪剧一个楔子，南戏竟排演成二十二出，将纪剧楔子中屠岸贾口中的一些情节，如文武不和、遣鉏用獒、鉏猊触槐、提弥明击犬、翳桑救辄、灵辄负盾等均形之于场上。由此可知两剧的趣旨大不相同。纪剧是选材精慎，主脑清晰，刻划人物，表现主题；《赵氏孤儿记》则平均劳逸，顺序演进，穷尽情节，表达思想。

其次，遵循南戏惯例。南戏通常以生、旦为主要角色，家门一过，即以生角冲场，然后次第介绍人物，演进剧情，最后以生、旦合场大团圆谢幕。《赵氏孤儿记》也是走的这条路子。第2出生扮赵朔自报家门。第5出旦扮德安公主，偕赵朔宴赏元宵。第11、17、21出生、旦同登舞台，穿插剧情。其后赵氏族灭，生出逃（第22、27、35、37、39出），旦囚宫（第23、28、34、38

出），分成两条独立线索。直至第 41 出生旦团圆，复合于一。接着第 43 出孤儿归宗，第 44 出“孤儿报冤”，“当时打开鸾凤侣，幸然今日重相会，花再发，琴再理，月再辉”（[鹅鸭满渡船]）。纪剧只在楔子末尾，让赵朔向公主托孤，旋即自杀；在第一折开首，让公主向程婴转托孤儿，亦随后自缢。《赵氏孤儿记》却为了生旦悲欢离合的常套，用了十几个出次。

再次，参考历史事实。纪君祥作剧已对史实多所改造。然南戏自有格局，于是就另以一些场次新编史实。《赵氏孤儿记》第 8 出“赵盾劝农”，由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“宣子田于首山”一句增排。又同年“宰夫胾熊蹯不熟，杀之，置诸畚，使妇人载以过朝。赵盾、士季见其手”一段，是讲“晋灵公不君”，《赵氏孤儿记》变而为“今日屠相钩旨”，由御厨截割馐汉人手，演之于场上，是为第 12 出。又赵盾为恶犬追逐，被灵辄负去（第 19 出），五个月后遣灵辄下山探取消息，得知阁族遭斩，伤绝亡故（第 26 出），即据《史记》所谓“盾以得亡，未出境”一语点染。

在纪剧基础上改编的这本南剧，关目迭出，排场屡变，是有着自己的特色的。第一，保留了纪剧的基本情节。赵氏族灭，赵朔托孤，程婴、杵臼共谋，程婴首孤，杵臼死难，程婴抚孤，孤儿报冤，这是纪剧故事的基本主干，也是《史记》赵氏孤儿故事的主要内容，南戏全盘继承了下来，所以程婴和屠岸贾同为两剧贯串始终的主要人物。第二，排场穿插，复线并进，情节曲折，结构完整。第 6 出以前戏剧在赵府单线演进，第 7—20 出，以赵、屠为忠奸的双方，场次相间，变为双线。其中第 13 出、第 15 出、第 19—20 出两线三度交合，忠奸斗争逐步表面化和白炽化，便有第 21 出赵氏的族灭，分出程婴、杵臼这条救孤的第三线。三条线在第 22 出交汇，表面看来，“奸雄得意”，似乎矛

盾已经解决，实际不但程婴、杵臼救孤的决心愈坚，即将付之于具体行动，而且赵盾、赵朔父子出逃，公主囚宫，复仇的火种并没有熄灭。所以自第 23 出起，剧情按照公主、赵朔、程婴杵臼、屠岸贾、赵盾五条线索推演。这大致是赵孤故事的前半部，南戏析为上卷。下卷开篇，赵盾伤绝亡故（第 26 出），

“朔遇灵辄”（第 27 出），故事缩为四条线索，由此直至终场，各线组合，逐步交汇，场面愈来愈大，剧情愈演愈烈。第 28 出公主转向程婴托孤，而屠岸贾令韩厥守门，三线汇合，是救孤搜孤斗争正面展开的第一个回合。在这个回合里，孤儿虽侥幸出宫，但作为在逃罪犯，正被屠岸贾加紧搜扑。第 32、33 出程婴、屠岸贾两线合一，为第二个回合。这次斗争，屠岸贾惨杀假孤，自以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，实则真孤找到了最安全的生长地，复仇的火苗正在屠府燃烧。所以有第 41 出公主、赵朔、程婴的“阴陵聚会”，第 43 出孤儿和父母在屠府的相认，和未出四线的合一，“孤儿报冤”。

尽管这本南戏的改编有如前述一些成功之处，但这次改编存在的问题却是严重的。它改变了纪剧原作的主题，纪剧中那种对为正义事业忍辱负重、赴汤蹈火的英雄品质的歌颂，在这里变成了对迂腐、抽象的封建道德规范的赞美和盲目的颂圣。第 2 出报告赵盾、屠岸贾在禁、放花灯一事上的矛盾，原可揭示忠奸斗争的端绪，但那位“调合鼎鼐、变理阴阳”的正卿赵盾，禁灯的理由竟是：“燃灯游戏，哄动街坊……聚朋挟友，酣斗争强，男女混杂，缙素列行，竭资破产，至于离亡，不测风火，引匿官坊”，活活一付道学先生面孔，无怪他高唱“圣主垂衣，国安民乐时治，文忠武烈，谗臣回避，果然民乐太平尧世”（第 6 出[女冠子]），甚至劝农之时也不忘讴歌“论吾王德化，外邦肃静，剑甲藏，偃武修文，则那更风调雨顺。田丰稔，黎民齐贺太平风景”（第

8出[月上海棠])，可见，本剧的宗旨，一开篇便定下了基调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3、4、5、6、21出用了五出篇幅所描绘的周坚的形象。他“只因为客本钱消折，逗留晋阳……白日无事，只好吃酒”，元宵佳节，“去桥下王婆酒店”，诳骗酒吃，谁想遇到的是“出入赵府，托庇门墙，一不怕人賒，二不怕党强”的官商，于是被当街扯住，先做了一番唱乞，又要了一回强梁，仍不得脱身，终于被扭至赵府。因为“年纪共身材”与赵朔厮像，遂被收留为赵府门客，他觉得“这恩泽如何忘得”，便甘“愿作执鞭坠凳之使”。后来赵府梦兆“梦见一府人都不动，被周坚一担担了出门”。果然赵氏族灭之际，他替赵朔自刎“舍死答恩主”。这样编排，虽也一时解了戏剧的危机，使生角生存；但一个蒙懂醉汉，对廊庙的争斗全然不知，仅为报答还债收容之恩，代主身死，这哪里是什么舍生取义的英雄，正是封建伦理教条的图解。剧中程婴的形象也是如此。第2出他初登舞台，便“黎民乐，尧舜天，晋侯无谗佞，万里安”的唱起来。其实他身为赵府亲信，随赵盾侍朝，君臣矛盾，忠奸斗争，都了如指掌，尚如此一味粉饰太平，必为其根本的思想局限，所以第9出他委实把赵府的权势炫耀了一番，并且告诫灵辄“但记得此时恩爱莫忘义”。直至第21出赵门灭族，他受托孤之任，尚只知“程婴心里，辨赤心报恩”而已。待到韩厥自刎、屠岸贾挨抄孤儿，情势严重，事迫眉睫，他决定以子代孤，也还是“一则报主之恩，二则再不疑赵盾家有人，三则救得一国男女之命”。但程婴毕竟已经意识到救孤意义的扩大，接下去才有计谋与首孤之举。杵臼死节，救孤之业又添了一笔血债，他底居屠府，也受到了更艰韧的磨炼。“这一家冤事在吾心下里”，孤儿长大，他先使赵朔与公主相聚，又指说冤枉，使孤儿父子团圆，并设计诳屠岸贾，使孤儿报冤。这时的程婴应该坚定地相信壮大起来的正义的

力量，是完全可以战胜罪恶的，但他相信的却是善恶报应，认为“屠贼禄尽势败”，“日子到也”。所以，这个赵氏孤儿故事中最主要的英雄在南戏中的形象，是带有严重的封建教义的缺陷的。其实剧本第1出“传末开场”即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这种宗旨，感叹于“世情多孟浪”，而“按父子恩情，君臣忠直”，欲“休言打动众官人，直甚感动公侯伯”，是一部类似《琵琶记》的有所为之作。

南戏改编本之所以失去了它的蓝本那样的健康积极的主题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的。蒙元入主中国，虽然带着异族的习性，冲击了盛极一时的两宋道学，但他们不久即明白，欲要统治汉人，必须继承中原本土的封建道统。元顺帝朝官修的《宋史》，不仅创立《道学传》，以“推崇程朱之学”（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卷八一），而且把道学作为贯串全史的基本思想，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。朱明创业，鉴于元末动乱之中封建思想的薄弱，不满意元朝统治集团“其于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之序，渎乱甚矣”的状况，号召“立纪陈纲”（见《纲鉴合纂》），大力提倡程朱理学，甚至明成祖主持编纂《性理大全》，作为国民思想的规范。同时，元明统治者十分重视广泛流传于官方民间的戏曲的作用，一方面，“诸妄撰词曲，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”（《元史·刑法志》），“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，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、忠臣烈士、先圣先贤神像，违者杖一百”（明洪武三十年五月刊本《御制大明律》），明令禁毁；另方面，“其神仙道扮，及义夫节妇，孝子顺孙，劝人为善者，不在禁限”（同前），“洪武初年，亲王之国，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”（李开先《张小山小令后序》），又予优柔。尤其是对主张“不关风化体，纵好也徒然”的《琵琶记》，明太祖朱元璋极为欣赏，说：“五经、四

书，布、帛、菽、粟也，家家皆有；高明《琵琶记》，如山珍、海错，贵富家不可无。”（《南词叙录》）这无异是对其后戏剧的创作，悬示了典范。正由于是在南戏改编纪剧的时代，无论官箴，还是乡约，都旨在广教化，美风俗，宣扬封建礼教，维系道学伦理，因而南戏《赵氏孤儿记》便严重地打上了时代的这一烙印。

南戏《赵氏孤儿记》不但思想宗旨乖谬，其戏剧艺术也很为平庸粗劣。赵氏孤儿故事是一个反映重大题材的历史悲剧，其主要人物均为男角，所以纪剧写成末本，除了公主的只言片语，简直就是一台独角戏。南戏却囿于生、旦团圆，整出的就用了十三出戏来描写赵朔与公主的悲欢离合，这就必然致使排场拖沓。又赵氏孤儿故事的重心在于后半部，而南戏则平均使用场次，结果平铺直叙，没有重头，结构冗陋散漫。因此，主要人物既无戏可做，形象干瘪；次要角色也废话连篇，无甚光彩。程婴、杵臼已如前述，纪剧中如第三号英雄韩厥，在这里只有半出戏、两只曲、数声白，个性极为模糊。新增的人物如灵辄、獬、提弥明等也无一令人满意，更不要说那些众多的净丑，插科打诨，游离剧情之外，徒费粉墨了。

不过，《赵氏孤儿记》南戏虽然精华与糟粕互见，比起纪君祥原剧远为逊色，但毕竟将赵氏孤儿故事搬上了南戏舞台，拓宽了南戏的题材类别，扩大了故事的流传范围，规范了后来昆曲这一传统剧目的基本面貌，而且这次改编的教训，也逐步提供为后来这一题材戏剧改编的借鉴。

注：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版《中国戏曲曲艺词典》“赵氏孤儿”条，既定为宋元人作，又用其全名，极有见地。然又说世德堂刊本即为是剧，并据之介绍剧情，非。

② 抄本《录鬼簿》著录纪剧，题目作：象公逢公孙杵臼。（按“象公逢”三字不可通，或即“义逢义”三字之讹误颠倒者）正名作：冤报冤赵氏孤儿。《元曲选》本、《酹江集》本俱题目作：公孙杵臼耻勘问。正名作：赵氏孤儿大报仇。它们虽只简称，征之纪剧二、三折均以杵臼为正末，庶几相符。《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》本题目作：韩厥救舍命烈士，陈英说妒贤送子。正名作：义逢义公孙杵臼，冤报冤赵氏孤儿。才准确地概括了全剧大意。

③ 历来提到这本南戏的，作品判属多有混乱，试一正之。《远山堂曲品》、《曲目新编》、《曲话》、《今乐考证》所著录的即此剧。《今乐考证》附录《南词叙录·宋元旧篇》时，于“赵氏孤儿”名下注云：“本录明无名氏《孤儿》本，未知即此否？”本非一本，正当其疑。《南词定律》、《九宫大成》所选《孤儿记》诸曲，几全同此剧。《世界文库》第七、八两册收有刘师仪的此剧校注本，正文标题作：赵氏孤儿报冤记。署：元明无名氏作。将宋元旧篇与元明南戏混为一谈，非。